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林公案 第十一回 俠恩爵討差拿要犯 莽楊彪出手打高僧

且說賴恩爵辭別林公，飛馬回轉金雞湖。此時賴英早已帶了家眷逃入太湖。恩爵回到家中，周氏夫人便向他說道：「自相公護送臬司進城之後，別墅裡的王媽她就來家說，叔公全家因恐怕官府追捕，已由那李根壽出了主意，唆掇叔公前往太湖馬跡山，投巨匪蔡牽，做太湖大盜去了。」恩爵聽了，不覺頓足說道：「這便如何是好？他犯下彌天大罪，擅自囚禁命官，已該萬死；如今竟去做起強盜來，益發罪上加罪。我奉了林大人之命，特來監視他行蹤，如今走了，連我都脫不了干係。」周氏夫人也連說這便如何是好。

夫婦二人正在談論，忽家人進來報稱：「外面來一公役求見。」恩爵連忙出廳相見，來者卻是施順。施順說道：「賴英挈眷遠遁，別墅中除了那龍鐘老嫗以外，別無他人，咱與吳縣通班差役撲了個空。要犯脫逃，如何銷得差？故特來相見，請求指示。」恩爵說道：「此事自有咱去稟復大人，你盡管回去好了。」施順暗想：聞得大人招致這位賴相公，早晚要到衙辦事，倒不如就此請他一同前去，也好銷差。當下便向賴恩爵說道：「相公晚夕曾搭救我家大人，得你老人家去稟復，真是再好也沒有了。只賴英那廝，既然逃入太湖，大人又豈肯放過他，必然要設法捕捉。如今衙門之中，除了紅姑奶奶以外，端的沒有他人可商量。聞相公已允許幫助大人，早晚總是進衙門，不如就此同去，一則可以將賴英脫逃情形面稟大人，二來也可以商量個萬全之計，捉拿賴英歸案，為地方除害。」恩爵聽說，答道：「待我和眷屬商量一下，你且寬坐一會。」說著，轉身入內，把施順的話告知夫人。周氏夫人聽了恩爵一席話，非常歡喜，便道：「難得這種機會，既然林老師有心栽培你，將來也可求個異路功名。如今你儘管搬到衙門中去住，我可以歸寧暫住，好在我母家與臬台衙門相離不遠，你也可時常來往。」恩爵出來向施順說明一切，叫他喚一眾公差，到宅中聚餐一頓。飯後恩爵把行李交差役們帶回臬台衙門；周氏夫人也帶著細軟婢僕僱舟進城，逕回到母家暫住。

恩爵跨馬，直到臬台衙門前下馬，馬匹自有當差帶去。恩爵逕到簽押房，見過林公，把賴英畏罪投奔太湖盜匪情形，細說一遍。林公說道：「賴英畏罪逃避，尚有滄關命案，懸而未結，豈容他逍遙法外？」恩爵尚未曉得朱四看屍屍的案子，就向林公問明案情，凝想了一回道：「這個受鐵器傷的少年，姓名雖然不曉得，據說是李根壽用鐵尺打死的。總之李根壽此人，真是十惡不赦的要犯，急宜拘案嚴辦。」林公道：「現在李犯也逃入太湖，非差役所能為力，若要拿捉此輩，非要稟請撫憲，調水師入湖拿捉兜剿，才可將他們捉獲。」恩爵說道：「蘇省綠營兵力，盡屬無用之徒，水師更不可靠，徒然興師動眾，勞而無功，不如另尋門路，設法捕捉為妙。」林公道：「照賢弟的意思，如何下手，方為妥當？」恩爵說道：「門生承師座提拔，得入幕中，時親調誨，真是僥倖萬分，但無功受祿實在慚愧得很！門下不揣劣技，願親往太湖馬跡山擒拿李根壽等一干人，前來進見。」林公道：「彼處人多，又占險要，縱然你有過人的本領，單身如何去啊？」恩爵答道：「門生的師父現在木瀆授徒，師弟十數人，皆是武藝高強，吾師又素來行俠尚義，有求於他，必肯助我。」林公欣然說道：「正在用人之際，你此去緝獲要犯，邀你師父及師弟同來辦事。因我此次來蘇接任，潘相國交下手書，命咱訪拿姑蘇三惡霸，為民除害。如今一個賴英尚且拿不到，未免太不成話。此事只怪手下缺少人能幫助，以致惡賊漏網。望你此去聘請幾位有本領的英雄來，密拿惡霸，那就不怕惡霸脫逃了。你此去須要小心在意，切莫魯莽，但願你手到成擒，早去早回。」一面備下海捕公文，交恩爵藏了。

他便告辭而行，略事拾掇，馬上取道出城，逕向木瀆鎮而來。

暫將他攔在路上，先將他師傅的來歷敘個明白。賴恩爵的師父姓張，雙名喚做幼德，是宿州張興德的兒子，衣鉢親傳，號稱少林俞派專家。那張興德外號人稱賽達摩，為俞派聖手，名滿中原，四方子弟從他學習武藝的，也不知共有多少。興德早已去世，幼德因就婚來至木瀆鎮居住，老婆湯秀姑，是名教師湯祿的胞妹，名滿三吳。幼德婚後不多時，湯祿就把家事付托幼德，自在崑崙山練劍，一去不回，幼德就此開場收徒。

賴恩爵也是他的得意弟子，故而他今番遇到這一件扎手的事，就想起了師父。

當時賴恩爵匆匆出城，逕向木瀆鎮而來。行不多時，已進東市梢，瞥見一僧一俗，正在空場上爭鬥。瞧那和尚，身高八尺，面色蒼黑，一目已盲，濃眉環眼，身穿百納衣，年紀約在四十以外；那個少年，身高不滿六尺，年紀約摸十六七歲，生得面白唇紅，五官端正，雙目突突有神，上身穿著二十四檔密門紐扣皂市窄袖短襖，下身穿著甩檔皂布褲，足登抓地虎皂布快靴，出落得一表不俗。恩爵不免駐足觀看。初時和尚一味躲閃，並不還手，那少年不知好歹，竟得寸進尺，下起殺手來了，看他倒退一步，把身一扭，使個黑虎掏心，一插手向和尚分心打去。和尚見他來勢凶，並不招架，閃身避過。少年一拳不著，即一反腕變個海底撈月的家數，直向和尚小腹下插入，滿想這一來定能擰碎他的辜丸。卻不料那和尚原是個有道之人，起初見他年幼，一味退讓，現在見他連下兩路辣手，不覺勃然大怒道：「無知小子，你道佛爺爺當真怕你不成？仔細著，照打！」

說時起右手二個指頭，只在少年脈門上一搭，說聲去罷，趁勢一送，少年立腳不住，向後倒退了六七步，正欲跌下，忽然來了一人，伸手將少年一手托住，喝道：「無知小子，你有多大本領，擅敢和師伯交手？」恩爵連忙閉眼一望，來者卻正是師父張幼德，背後跟著三人：一個年約三十左右，淡黃臉，八字眉，四方口，雙目圓睜，身穿黑綢子襖褲，足登青緞子快鞋，卻是師弟插翅虎裴雄；第二個二十向外年紀，生得面如敷粉，唇若涂脂，長眉帶煞，秀目圓睜，身穿藍綢襖褲，足登藍緞快鞋，是師弟玉面虎周培；最後一個，年紀不滿三十，生就五短身材，黑臉膛，濃眉環眼，大鼻闊口，身穿皂布襖褲，足登皂布快鞋，是師弟黑虎趙猛。只見師父托住少年，放過一旁，就上前與和尚接談。此時趙猛等也瞧見恩爵，恩爵也只好先向師弟們招呼。此時只見師父向那眇目僧人說道：「師兄，和你在武當山一別，光陰迅速，已有十多年不見面了！小徒楊彪，因何開罪師兄？可能看我薄面，饒過了罷？」眇僧還禮答道：「既是師弟的徒弟，算來是一家人，貧僧豈肯過分？」說時伸手入衣袋中摸出一包藥末，用手指撮了少許，遞給楊彪道：「少年使氣，便是吃虧之處，以後當留心一二。這藥末敷於患處，自有功效。」楊彪只好伸手接來，如法調敷。眇僧就把打架原因告知幼德道：「咱朝山經過此地，瞥見女拐匪柳七娘在本鎮上東張西望，打算誘拐男女孩子，我一腔俠義，想拿住她薄施懲戒，不准在木瀆鎮上逗留。我就將她一把拖住，恰巧令高徒經過，誤會出家人調戲婦女，開口就罵，貧僧正待分辯，他已不問情由，出手就打，女拐匪乘間脫逃，我並無心思與他交手，一直退讓，無如他不知好歹，竟下殺手，我才不得已還他一手，恰好老弟來了。」幼德聽罷，即喝楊彪上前請罪，並邀眇僧到家，稍盡地主之情，眇僧欣然允諾。恩爵乘此上前，叫應師傅。幼德對於許多徒弟，最愛這一個，當下就含笑說道：「你為什麼半年光景不來？跟咱到家細談吧！」說罷，引眾到家，和獨目僧分賓主坐下，恩爵與眾徒弟下坐。幼德和獨目僧略敘了一會別後情形，方向恩爵問道：「你許久不來，在家作什麼？」恩爵答道：「現在林臬台署中充幕賓，奉命往太湖拿捉堂叔賴英及逃犯李根壽，為眾惡寡不敵，特來懇請師傅相助，不知師傅意下如何？」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